觀月殿前的歌聲

南洋民間傳說

王娟 編

萬人書屋出版



觀月殿前的歌聲

。南洋故事集。

。王娟女士編。

萬人書屋

新加坡萬人書屋出版

目錄

仙麗墳

我國和印尼的交通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我國現在僑居印尼各地有一百二十多萬同胞，在這裏不知道有多少個城鎮，多少條道路，多少座房屋，多少畝田地是經過我們華僑的祖宗流汗開闢和建造的。不過這些普通的東西，沒有引人注目的特點，年深歲久，史蹟遂淹沒無聞。在印尼境內的我國古蹟，至今仍然著名的，除三寶壠的三保洞和茂物境內的三保井外，在爪哇北海岸還有仙麗墳，仙麗墳據說是一位華僑女子的墓地，但詳實的來歷已無從證明。我現在把關於她的一段傳說寫在下面，當個笑話談談：

「以前福建有位富翁，生了一個美若天仙的女兒，但是年紀到了二十歲還沒人求婚。有一天，這位美女忽然生了肚痛的病，藥石無效。她的父親就請來一位老道士替她醫治。道士看後說道：『這不是病，乃是懷孕。』富翁聽了，又羞又怒，欲殺此女，但道士不許，說她的孕是仙胎，決不可致她於死地。說後，那道士就化成一股烟氣沒有了。

「不過這位富翁總是日夜不安，深恐他的女兒懷的不是仙胎，那就玷辱家聲了。富翁就想出一個計策，來試驗她的仙胎，特備一隻大船，滿載寶物瓦器和日用飲食，叫女兒獨自乘着漂海；

他以為仙胎必有仙救，仙不救就不是仙胎；不是仙胎就不免玷辱家聲。死了更清白。

「富翁把船做好了　這個女兒被父親派的狼虎般的僕役們迫到船上，然後解纜放帆，讓她孤單單地隨風漂去了。大約在茫茫大海之中，走了二十晝夜，就到了爪哇島的北岸。

「說也奇怪，那時爪哇北岸有個王國。王子一連三夜夢見由海外漂來的仙女，帶着珍寶，並且懷着仙胎。這天大早，他醒來之後，就獨自跑到海邊去等候瞧瞧。不料果然離岸不遠就有一隻大船，漂漂蕩蕩地近岸來了。這位王子馬上跳進艙裏，看見船裏眞是坐着一位天仙美女，並且珍寶奇貨，件件都有。

「馬來王子就立刻迎她到王宮裏，一心一意地奉侍她，靜候她的仙胎降世。可是那女子的肚痛病在船上老早好了——原來並不是懷孕。因此她一方面埋怨道士的荒唐，一方面想念她的親生父母，鎮日兩眼含着淚珠；憂鬱悲痛，不久就死了。

「死後，馬來王子把她葬在她最初登岸的地方，並將她所帶的東西，陳設墓前。這就是現在的仙麗墳。」

椰樹的神話

傳說這便是那個女廚子所留下的乳汁，使她的孩子在她死後，還可吃到一些用乳調製的食品。

相傳印尼古時的一個國王有一個很會烹飪的女廚子，他所烹調的菜餚味道很美，膾炙人口。國中最巧的廚子都不能和她匹敵，國王因此以她的技術為榮，時常歡讌鄰國的貴賓，藉以向他們炫耀這廚子的烹調藝術。她因此揚名四海，備受萬人尊崇。鄰國的貴賓一試郇廚之後，莫不交相讚譽，並且紛紛遣派他們的廚子前來向她求教，希望學習她的烹調方法，結果他們雖然用同樣的法子調製食品，總是不能做出同樣美味的東西來，這眞使他們莫明其中的奧秘。

有一天這個廚子正抱着她的孩子為國王烹煮食品的時候，國中的一個大臣為好奇心所驅使，暗中躲在廚房裏，想看看她到底有什麼秘訣，結果她的秘密果然被他揭穿，原來她拉出她那豐滿的乳房，擠出一些自已的乳汁攙入菜中調味。

這位大臣立即把這事報告國王，國王聞訊極為震怒，認為這下流的女人胆敢欺君罔上，便把她判處死刑。她雖然力求國王開恩，免她一死，但是她的哀求絲毫沒有效力。她在死前，曾祈求

上天使她死後變成一件可以保護她的兒子，同時對她的兒子很有用處的東西。她死後，屍體被埋在深林裏。有一天，在她埋葬的地方忽然長出一株小樹來。這株樹長得很快，越長越高，它只有一棵瘦長的樹幹，亭亭玉立，不蔓不枝，樹梢只有幾扇好像羽毛的樹葉，看呀，它又生出那又圓又大的菓子來，這便是世界上第一株的椰樹。

女廚子的期望眞的如願以償了。她變成了一株這麼有用的椰樹來：剖開了椰子，裏面裝滿了清甜的椰水，可以給她的兒子和後代的子孫做飲料，今天普通的人尤其是那些長途跋踄的旅人，可不是用椰水來解渴。椰水以外，裏面還有一塊椰肉，把椰肉磨碎，便可榨出那潔白似乳的椰漿來，這是印尼人食品中不可或缺的東西，傳說這便是那個廚子所留下的乳汁，使他的孩子在她死後還可吃到一些用乳調製的食品，椰漿還可以煑成椰油，熱帶居民係用以煎炒食品的。

椰肉以外便是一層堅實的椰殼，這是廚子的頭顱，你看椰殼上面還有三個小洞，兩個便是廚子的眼睛，一個是他的口，椰殼也有好多用處，廚子的兒子也可以用它酌水冲涼。外面的一層便是椰棕，椰棕的用途更大，它可以槎成繩索，可以製成刷子和掃帚，繩子可以給廚子的兒子綁東西，刷子掃帚可以給他保持屋內的清潔。

現在該講廚子的手掌——椰葉子。椰葉有一枝葉柄，從那葉柄生了許多羽狀複葉，每一片小

葉又有一枝小葉柄。大葉柄晒乾可以給他的兒子燒飯，小葉柄可以製成堅韌的椰掃，給她的兒子掃除庭院或洗掃浴室，這些小葉柄也可以編成籃子裝東西。幼嫩的椰葉可以編成一個四方形的袋子，煑成好似粽子的飯塊給她的兒子充飢，還可做節日的飾物，掛在門上，驅除兇神惡鬼。老椰葉可以編成籬笆，也可以編製成扎，用以蓋造屋頂。椰樹幹是一種很耐用的木材，可用以蓋造屋宇和橋樑、廚子死後便變成這一株有用的椰樹給她的兒子和她的後代子孫享用無窮。現在熱帶的平原上，河畔，海濱都長滿了這身材窈窕，頭戴亂髮，時時在招手的椰樹，她在夜幕低垂，滿天星斗的當兒，還迎風唱着臨死之前爲她的愛兒所譜成的一首催眠曲：

睡着吧，寶寶，睡着吧；
我已做完了我的工作，
你也玩了一整天，
白天消逝，黑夜來臨，
閉着你的眼兒，
睡在我的懷中。
親愛的孩子，閉着你的眼兒吧。

姊姊和短尾猴

在很久很久以前，南洋羣島的叢林裏，生活着許多許多猴子，那時的猴子，一例是拖着很長的尾巴，而且週身都長着長茸茸的毛，在森林裏生活得很適意。

在那熱帶明媚的風光裏，某處山脚下有一幢很精巧的小茅屋，裡面住着一個和善的老太婆，這老太婆沒有兒子，祗有兩個女兒，女兒都生得非常美麗，而且很能幹，事母也非常孝順，因爲家中貧苦，她們姊妹倆每天都爭着早起紡織，和料理家中的一切瑣務。

在那山上，有一隻猴精，知道她們姊妹倆都很有豐姿，滿心想要她們中任何一位做妻子，於是牠很留心地偵察她們倆人的行動，來實行掠奪的手段了。

有一天清早，天空才隱約地露出一絲魚肚白的光輝，姊姊一覺醒來，望望床上睡得正甜的母親和妹妹，她很敏捷地爬起床來，輕輕地走出房門，量了米，跨出大門，正想到溪邊去淘米，誰料脚一跨了出去，突然面前閃來了一隻醜怪的猴精，猴精將她背了起來，匆匆拔脚就走，她那時雖高聲呼喊，可是猴精跑得像箭一般快，母親和妹妹從夢中驚醒，急急起身跑出門來，那時姊姊早已無影無踪了。

姊姊被猴精掠奪了，幾乎昏厥過去，她只隱約地似乎覺得，猴精背着她走，經過許多深山，經過許多密林，最後將她背進一個山洞裏，這當然是猴精的家了。從此姊姊便做了猴精夫人，猴精在白晝固然是十分醜怪的猴子，可是一到晚上就變成一個俊秀的男子，牠很熱烈地愛着她，正如人類愛他們的妻子一樣。白天裏，牠出去四處覓食，每次回來時，總帶些野味或鮮美的菓子給她吃，猴精雖然很愛牠的妻子，可是她並不愛牠，因爲她嫌牠是隻野獸，而且她更懷念着她親愛的母親和妹妹。

有一天，姊姊正在洞口梳頭，忽然有一隻麻雀飛了上來，把她的紮髮線啄了去，霍的又飛到樹上去，姊姊看了奇怪，於是便開口說道：『麻雀呀，麻雀呀，你如果懂得人意，請你把那條線帶到我母親家去罷！』說也奇怪，麻雀似乎很懂人性，牠振振翅膀，飛了起來，銜着線直向老太婆的家飛去了。

老太婆自從大女兒被猴精背去以後，日夜流淚悲泣，妹妹也因思念姊姊而致臥病不起。一天早晨，她們忽見有一隻麻雀在窗前叫個不住，而且口中還似銜着一樣東西，老太婆心下奇怪，於是便說道：『麻雀呀！你在這裏叫甚麼呢？我的心煩極了，我的愛女現在不知在什麼地方，你能否指引我呢？』這時，麻雀很敏捷地從窗口飛進，把口中銜着的紮髮線放落在桌子上，老太婆眼

不轉睛地看着，直至發覺那紮髮綫是自己的大女兒所用的，不覺酸淚滿面。悲從中來，一方面她却異常喜悅，苦念多時的女兒的下落，今天總算有些綫索了；於是她再逼緊一步向麻雀說道：『麻雀呀，麻雀呀，你眞是知人心啊，我的大女兒究竟住在那裏？求你指引我去吧！』麻雀在老太婆的面前，飛了一週，然後飛出了大門，老太婆緊跟在後面，麻雀慢慢地飛，走過了深山和密林，和許多曲曲折折的山路，最後在那猴洞口停下了，老太婆瘋狂似地奔了進去，這時母女相會，不禁相抱悲泣，後來老太婆忽然止住了哭聲毅然地說道：『儘管哭也沒有用，我們現在應該趁猴精不在，想個法子逃走不可。』女兒掛着眼淚說：『我們有甚麼法子逃走呢？猴精快要回來了。』老太婆想了一會，說：『我們必須將猴精置於死地，你跟我來，快將這塊大鐵燒紅，放在猴精平素最歡喜坐的地方，等牠坐下去了，我們便可乘機逃走！』

大鐵在火中燒得通紅，然後放在洞中的一塊大石頭上，因爲猴精每次回來，都是坐在這裏吃午餐的；姊姊將老太婆藏在另一塊石頭的後面，隨着，她們便聽見猴精從遠處唱着歌回來的聲音了，猴精一進洞，照例和牠美麗的妻子親熱了一會，姊姊强作歡笑，並且慇懃地爲牠開午餐，猴精一點沒有懷疑，牠照常走到那塊大石頭上坐下，接着『嗤』的一聲，猴精的屁股被石頭上的紅鐵黏住了，牠痛的了不得，大喊如雷，正想撲上來，可是屁股黏住了鐵，笨重得不能移動。

老太婆一見計已得售，連忙從石後走了出來，一把拖住大女兒，乘機匆匆逃走；這時候猴精非常生氣，拚命的掙扎，經過了很多次的努力，最後牠咬緊牙根一掙，才得脫身，可是半根尾巴，已經焦落了，屁股的皮毛，也巳燒成焦紅色。

牠一脫身，忍痛趕來，但老太婆母女倆早已逃得無影無踪了。

從此以後，凡是短尾巴，紅屁股的猴就是牠的後代了。

寡婦山

(一)

這是杜娜在神山上的第三天了。

她，杜娜這多情的北婆的女人，爲着想念她的北返的「中國」丈夫，那個同她結婚還不到一年的男人；爲着看看究竟有沒有北國駛來的帆影，藉以安慰她的飢渴的破碎了的心；不知道打那兒來的一股這麼大的勇氣，一個人靜悄悄地離開了那熟悉的「監光」，離開了可愛的伙伴，也遠離了一對對諷刺的眼光，那眼光好像對她杜娜說：「誰叫你嫁給中國人，活該！」，她不知什麼叫跋涉辛苦，滿懷着一肚子的哀怨，一口氣攀上了這座婆國第一高的神山，希望在山上發現她丈夫回來的奇跡，好醫治她那破碎了的心。

然而，她看不到一點帆影，而且今天已經是第三天了！

現在杜娜是坐在神山嶺上一口小湖旁的一塊坦石上面，這湖据說還是一口有名的神湖呢！湖水是恁地清澈，清澈得可以看見湖底的玲瓏小石子，可以照見一個人的顏面。不是嗎，那湖裏的

杜娜的倒影正是清清楚楚地，依然是婀娜多姿，苗條誘人的啊？然而現在不是一年前少女時代的杜娜了，哦，她現在已經是婦人身，不，已經是「中國人」的「杜娜」啦——這是她伙伴給她的綽號，意思在嘲笑她嫁給「中國」人——，並且「中國人」又不愛她，已經抛棄了她，偷偷地溜走了！想到這裏，杜娜悲從中來，眼淚就像斷了串的珍珠似的，一顆顆從面頰上滾落到湖裏去！

杜娜抽泣了好半晌，一會兒又揉揉淚眼，眼巴巴地向北方呆望，一會兒又看看湖水出神，嘴裏巴巴結結自言自語說：

「呀，你好狠心呀，你說回去看看中國的雙親就來，那裏知道存心騙我，居然一去不回來，我完全信任你的話『不久就會回來』，所以才讓你回去，現在你撇下了我，親戚唾駡我，朋友譏笑我，大家都給我白眼，我再也忍受不了，你害得我好苦啊！」接下去就是嗚咽不成聲了。

這之後，杜娜好像變得很平靜，平靜得好像湖裏的水一樣！她好像知道盼望丈夫的回來已經是絕望了，態度顯得很堅決！要不是她面部還是淚痕狼藉，很難辨出她此時的心境是哀，是怨，是怒，是恨，她似乎已下了絕大的決心，外表裝出毫不激動的樣子，她決定不再看見那一對對帶着諷刺的眼睛，決定不再聽見那一句句宛如利箭的話語，她要離開這個汚濁的塵世，離開這座高貴的名山，離開一切她所憎惡的，她就這樣地決定了。

杜娜一有了決心，這時更顯得鎮靜下來，眼前的澄清的神湖就是她最理想的歸宿，她凝望着湖水發呆，許久許久又吊下一串眼淚來，在淚光朦朧中，往事好像一幕幕電影一樣映現在眼前。

（二）

杜娜是這一村土酋的女兒，並且還是一個獨生女，只這一點就造成了特殊的身份，何況她又是天生的麗質，聰明，活潑，能幹，向有這一村的皇后的綽號。村裏多少的少女嫉忌她，多少青年男子羨慕她，追求她，拜倒她的石榴裙下，大家都以能够同她接近，爲莫大光榮。她，杜娜又天生的擅長土風舞，沒有一個女人能够勝過她的婀娜舞姿；她又天賦有黃鶯般的歌喉，唱起歌來淸脆動聽，蕩人心魂，年靑男子的靈魂兒都給攝住了，就這樣她成了不平凡的女人，村中舉行的任何舞蹈會，她照例是頂活躍而風頭十足的一個，實在的，沒有了她那個舞蹈就沒有了生氣，沒有了生氣那個舞蹈會還成什麼舞蹈會呢！

這樣杜娜名字就深深地刻在每個靑年男子的腦海中，大家一說起了女人，一定忘記不了杜娜，杜娜是這一村的光榮，誰佔有了杜娜，誰就佔有了光榮，可以向這一村驕傲！然而杜娜却是一個怪女人，不知道多少同村少年向她進攻，她就只一笑置之，絲毫不爲動容，就是別村酋長的兒

子追逐她，也沒有兩樣，她所給他的也是失望兩個字，杜娜就是這樣的女人：好像所有同族中的男子沒有一個可做她的意中人；說得露骨一點，她不看上眼同族的男人！

有一次，在收穫節舞蹈會中，參加舞蹈的除了杜娜以外，還有鄰村的兩個酋長的男兒，他們這一晚打扮得特別漂亮，頭上戴上五光十色的鳥羽，預備向杜娜求愛的，果然就在舞蹈會上，其中一位這樣對杜娜說：

「你多美麗呀，杜娜！你到底肯嫁給我嗎？你應該告訴我啊！」

「：：：：：」杜娜只對他一哂。

「嫁給我又怎樣？杜娜，你知道我是最愛你的啊！」另一位插嘴。

杜娜也是笑笑。

後來他們兩個都有點生氣了，大家不約而同地對對杜娜說：

「好了，好了，既然你看不上我們，並且我們本族男人沒有一個你看得上眼，讓他嫁給外國人去吧！」他們同時離開了舞蹈會。

這之後，杜娜漸漸冷落下來，追求她的男子，一個一個少了下來，大家知道他們都不是杜娜的對象，杜娜連酋長的兒子都不放在眼中，那裏會降格來愛他們呢！而造物也好像有意捉弄人，

後來杜娜果然嫁給外國人，酋長兒子的話居然成爲讖語了。

（三）

是金風送爽，稻浪翻黃的季節，全村男女，正忙着收穫的工作。

有一天，忽然傳說有幾艘大船，從遙遠的中國來，船是停泊在離這村不遠的海外，據說船上有着不少的中國人，他們穿著十分華麗，是這村人從來不曾看見過的，這消息傳播開來，全村的人都好像著了魔，好個平靜的村莊頓時起了騷動。

酋長下令，準備熱烈歡迎船上的中國人，這個晚上就在村莊上開一個盛大的歡迎舞會；命令杜娜和一般最漂亮的少女出來參加，同時派人到大船上邀請「中國」大人到村莊上來。

舞會就設在酋長家裏，這一次場面異常隆重而偉大，幾乎全村莊的男女老幼都來參加，舞會的每一角落都點燃着一把把的熊熊火炬，就好像營火會似的，搬出全村莊所有最好的大大小小的鑼鈸樂器，並預備了最上等的「打白」美酒。

時間一屆，酋長下令開始奏樂，樂聲鏗鏘，一批中國大人就在土人前呼後擁，大聲吆喝中來臨了。

一番圍觀騷動過後，酋長宣佈舞蹈會開始，只聽見鑼鈸齊鳴，火把高舉，古色古香的杜森土風舞已在舉行，那帶隊的舞女不用說一定是杜娜了。她今晚披上最華麗的土織裙子，手腕戴着許多綠紅色的籐鐲子，袒裸着兩個突起的小丘，擺動着水蛇般的身段，多麼活潑而又富有生活力！那兩顆水汪汪的心靈之窗的眸子，不時向着爲首一個的中國大人掃射，簡直是一道帶放射性的電流，那位中國大人頓時被吸引住了。

「請問酋長，那少女是誰？叫什麼名字？」爲首的那位中國大人問。

「她名字叫杜娜，是我的小女。」酋長答。

「嘻嘻：：：：：」中國大人不好意思地。

「如果大人喜歡的話，以後可以常常找她玩啊！」

「杜娜！你來，我給你介紹，這位是中國大人。」酋長叫着杜娜，一面轉向中國大人說：「這是小女杜娜。」

兩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呆了好半晌。

中國大人說是來南方鎮撫，船隻暫時就在這兒停了下來，這期間，當他——中國大人一有空暇，就請杜娜去玩，白天在村落附近原始森林裏的打獵隊伍中，照例少不了中國大人和杜娜的倩

影，晚上在花前月下，一定可以發現他們倆的芳蹤；這一來，杜娜是多麼快樂，中國大人竟愛上了她，她勝利了，但昔日遭杜娜拒絕求愛的男子，却因妒忌心理作用，常給她白眼和側目而視，然而杜娜管不了許多，她，杜娜只覺得和中國大人來往是够光榮的。

不久，杜娜眞的同中國大人結婚，並且實行同居了。

（四）

一天中國大人不知怎樣心血來潮，一心想着要回北國去，就處心積慮，編好了美麗的謊言，這樣對杜娜說：

「我很思念我的故鄉，和我那年老的雙親，我不過暫時離開你，回去看看就立刻回來，請你相信我的話，杜娜！」中國大人說。

「……」杜娜在流眼淚。

「不要悲傷，我絕對不會拋棄你，你知道我是多麼愛你，我說的是眞話，我一定回來的，請你等待我的回來。」

就這樣中國大人撇下杜娜，踏上大船遠遠地駛走了，幾個月了就像石沉大海，沒有了音响。

「我一定回來的，請你等待着我的回來」，不錯，這是多麼「美麗的謊言」，杜娜嘴裏拚出了上面的話，一時記憶又淸新過來，往事好像一個個美好的夢境，如今夢境早都破了，一個接連一個的幻滅了！她沒有勇氣生存下去，沒有男人再愛她了，她是一朶遭外人糟踏過的花朶，應該化成泥土，重歸泥土！她咬緊牙關，立下主意，强忍住一泡眼淚，面向着北方，口中喃喃念着「我不要活了，我作鬼也要找到你，」便縱身向那湖裏一躍，只聽嘩啦一聲，水花四濺，一會兒復歸於平靜，杜娜就這麼香消玉殞了。

（五）

自從杜娜溺死在神山湖裏後，杜森人都叫這山做「支那峇魯山」，也就是現在華人叫做中國寡婦山的來歷。

二男和一女

古時候，在爪哇島地方住着一對很快樂的夫婦，他倆不但有相當豐厚的財產，足以過着很幸福的生活，而且他們還有一個美麗絕倫的獨生女兒——嘉倫。嘉倫天生麗質，不僅貌若天仙，並且聰穎敏慧，因此追逐她的青年男子非常之多。嘉倫是一天比一天長得更漂緻了，同時她的芳齡也一天比一天接近及笄之年了，可是她將和誰結婚才是最理想和最幸福的呢？這是她的父母所最引為焦慮的事，他們日夜在籌劃着，物色着，他們的理想中的唯一女婿。

在許多追求嘉倫的青年男子中，刹多雅各和花拉沙是嘉倫的父母所認定最滿意的了，他們兩個，同是很俊美很碩健的青年，而且他們都一樣有着豐富的家庭，足以使嘉倫過着終生幸福的生活，同時嘉倫對於這兩位異性朋友却無分彼此一樣地喜愛着，可是一個女子怎能嫁兩個丈夫呢？於是，那兩位老夫婦，開始在躊躇著，他們決意在那兩個青年人之中，試驗誰的本領高强，便將女兒嫁給誰。

在一個清朗的晨間，那老夫婦當着女兒的面前，將刹多雅各和花拉沙請了來，將原意對他們說了，叫他們到廣大的世界上去自尋好運，他說：『我的女兒將在家裏靜待一年，到了一年之後

誰帶回來的錢財多，她便嫁給誰。』刹多雅各和花拉沙對於這個辦法都很滿意，於是第二天的早晨，他們便動身出發，去追求他們的幸運了。

整個上午，他們同路走着，在正午時候，他們走到一個市鎮上，他們決定去購買一些物品，然後在翌日早晨，彼此分路去尋求各人的好運。花拉沙將他的錢購買了一大批樹膠，刹多雅各買了許多珠寶，當夜他們一同宿在旅店裏。誰料在這夜裏，這間旅店突遭竊賊的光顧，刹多雅各的全部珠寶，也盡被竊賊所盜去，而花拉沙的笨重樹膠，却絲毫沒有損失。

翌日的清晨，花拉沙帶着他的大批樹膠去趕路，而刹多雅各却異常沮喪，他將空着兩隻手，再在廣大的世界中去碰命運。

刹多雅各走遍了許多地方，不覺已過了半年了，可是他却不曾碰到稍好的運氣。有一天，他走到一座深山密林裏，因為長途的跋涉，使他腹中異常飢餓，可是這兒沒有屋宇，也沒有人烟；他正在焦急的時候，忽然在左面的不遠處有一株很好的芭蕉樹，樹上生着一串肥美碩大的香蕉，香蕉的顏色却像白銀一樣明亮，這時刹多雅各歡喜若狂，他馬上走到樹下採香蕉來吃，那香蕉的滋味很苦，他還沒有吃完半隻，他就覺得全身發生一種奇異的感覺，他的皮膚漸漸地變冷了，手脚也白得和雪一樣，經驗告訴他，他們成為一個痲瘋患者了。

剎多雅各越發沮喪了，他覺得生在世界上已毫無樂趣。他漫無目的地踽踽前行，忽然在路旁又被他發現有一株同樣的芭蕉樹，可是樹上的香蕉却是金黃色的，剎多雅各覺得非常奇怪，他想：『好美麗的金黃色香蕉啊，我何不再吃一個呢？反正我是不能救治的啊！』於是他便採了一隻來吃，覺得它的滋味很甜美；而且一邊吃着，一邊就覺得全身舒暢了，手脚上的白色也逐漸消失，於是他的痲瘋病也不治而愈了。

他覺得自已充滿了新的元氣和精力，心中暗想：『這樣看來，我或者會因禍得福了。』他摘下了幾隻金黃色的香蕉，又走回去摘了幾隻銀色的香蕉，把牠們一起藏在袋裏，然後繼續前進，決定回返他的老家。

當他回到自已本國的時候，一切都變樣了。他覺得空氣中充滿了悲凄和哀慟，他詢問路上的行人，才知道他們的國王患了很可怕的痲瘋病，一切御醫都束手無策，全國人民都爲了不能治愈國王的病而哀悼。剎多雅各聽了，知道這時已是他一顯身手的時候了。於是他勇敢地走到國王面前，自詡是個長於醫治痲瘋病的名醫，他先將銀色的香蕉給國王吃，國王的病勢是越發沉重了，然後他再呈上那金色的香蕉，國王吃後，痲瘋病便霍然而愈了。

全國的人民，於是又恢復了那歡欣昇平的氣象，國王很感激剎多雅各相救之恩，於是便馬上

下令特封剎多雅各爲那個城市的州長，並且把國土分一半給他，剎多雅各覺得非常滿足，因爲那個城市，就是美麗的嘉倫所居住的啊！

且說花拉沙自從與剎多雅各分手後，經營商業頗爲順利，他僥倖地賺了幾萬塊錢便返回家裏，大家對剎多雅各的消息始終杳然，嘉倫的父母只得決意替花拉沙和嘉倫完婚，他們的婚期竟擇定在剎多雅各到任的第二日。

在婚禮快要開始的前一剎那，剎多雅各以州長的資格領着他的侍從威風凜凜地來參加，因爲他的像貌比從前改變了許多，大家都認不出他就是剎多雅各，只有那美麗多情的嘉倫，當她一會見這位英俊華貴的州長的時候，便禁不住失聲高呼：『啊，勇敢的剎多雅各回來了。』大家都覺得異常奇怪和歡欣，那準備作新郎的花拉沙在相形之下，自覺應該要退讓了，於是他很慷慨地將新郎的花冠戴在剎多雅各的頭上，爲他們祝福幾句，然後悄悄溜走了。從此剎多雅各和他的愛妻，享受着世界上種種幸福，非常快樂地過了一生。

蜈蚣復仇

在很久遠以前，南洋羣島遍地還是生長着叢林，在那綠蔭的掩蔽下，住着一個名叫刹拉馬的孤苦孩子。他孑然一身，靠着拾柴過日子，可是他很能克苦耐勞，雖然生活相當艱苦，但是他也很自滿。

有一天，他照例挑着扁担，到森林裏去拾柴。林裏有一條小澗，澗水像碧玻璃般的流着，發出淙淙的聲音，牠把樹林隔成兩個世界。在澗的右岸，長着叢叢修竹，澗的左岸，滿是深綠色的叢樹，竹和樹掩映澗旁，將一條小澗裝成很幽雅很深邃。刹拉馬走到澗的右面，在一塊長方形的石塊上坐着休息，這石塊是他天天疲乏時坐慣了的。刹拉馬是一個平凡粗俗的童子，對這自然的美景與流水的淸音，雖然不會引起欣賞的情感，可是當他工作疲乏在這裏休息片刻以後，他更覺得能够恢復他疲勞的精神，而心境也似乎開放一些，總之，他多少也能感覺到愉快慰藉的情趣。

刹拉馬在石上坐了一回，忽然看見對岸的竹林中，有一條蜈蚣倉皇逃出，後面緊緊的追着一條花蛇；蜈蚣爬近澗旁，蹤身一躍，便跳到澗的左岸了。牠跳過後，回頭看看站在那邊的蛇，知

道蛇是不能跳過來的，所以牠似乎覺得有脫離了危險的愉快，接着便悠閒地爬走；站在右岸的蛇，似乎恐怕掉下水去，遭沒頂的危險，因此顯出想跳而又不敢跳的遲疑神情來　遲疑了一回，牠終於無法跳過去，只站在澗邊，睜着兩隻怒眼，表示出無限失望的樣子。

刹拉馬看見蛇的情狀，覺得很可惜，無意中他順手提起那條担竿，擱在澗的兩岸，做成一條獨木橋。蛇看見了，立刻很機警地爬上獨木橋，渡過了對岸，隨卽又很迅速地向蜈蚣追去。那時蜈蚣自以爲已經脫險，悠然地在緩慢爬行，並沒提防蛇再會追過來的；於是，在那一刹那間，蜈蚣就被蛇追着，而且被惡狠的蛇咬住吃掉了。刹拉馬眼看着這幕悲劇的發生，心裏頓覺不忍，這時他深悔自已不該引蛇過澗，以致蜈蚣橫遭殺害，可是事情已經做了，懊悔也來不及。於是他便悶悶地離開小澗，到山裏拾柴去了。

半年過去了，刹拉馬照常拾柴度日，那引蛇咬殺蜈蚣的事早已忘懷了，但他也從沒有向任何人提起這件事來。

一個晚上，刹拉馬拾柴回來，路上遇見一隻黃毛小狗，這小狗好像對他發生特別好感似的，一步不離地尾隨着他回家。刹拉馬心裏很奇怪，到家以後，他看着那隻小狗，相貌生得雄偉可愛，而且活潑伶俐異常，雖然不知道牠是那家的狗，但他終於把狗留着豢養了。從此刹拉馬多了一

個同伴，他每天帶着小狗到山裏去拾柴，在寂寞時又得小狗許多安慰；那小狗也很解人意，常常跟着剎拉馬，一步也不肯遠離，那種柔和親近的神情，很使剎拉馬動起愛憐的情感。

有一天，剎拉馬帶着他的小狗到另外一個監榜去找他的朋友哈喇。哈喇是一個精通巫法的術士，他一看見剎拉馬的小狗，便頓時疑惑起來，於是他禁不住問起剎拉馬那狗的來歷。剎拉馬照實告訴他了，哈喇的臉孔馬上嚴肅起來，很愼重的告訴剎拉馬說：『這是你的寃家呀，你一定要馬上殺死牠；你如不殺牠，牠將來大了，必定要殺死你的。』剎拉馬聽了，覺得很詫異，於是問道：『這是怎麼說的？』哈喇接着說：『你還記得去年那條蛇咬殺蜈蚣的事嗎？當時若不是你引蛇過來，那條蜈蚣是不會被蛇咬死的。後來蜈蚣因了你而喪失性命，所以蜈蚣現在投生爲小狗來報仇了。』

剎拉馬聽到這裏，不禁打了個寒噤，一幕蛇咬蜈蚣的慘劇，頓時活現在他的腦幕上，同時自已將來被狗咬殺的慘痛的幻影，也在眼前閃爍起來了。他覺得眼前的小狗很可怕，他注視着小狗，想不出怎樣去解決這件可怕的慘劇的發生。一回兒他向哈喇說：『你想該怎樣殺死牠好呢？』哈喇斬釘截鐵地說：『你最好現在就殺死牠，否則，便貽害無窮了。』

於是剎拉馬拿起一柄斧頭，逗引小狗走到門外的土階上；趁着小狗不留意的時候，提起斧頭

向頭上敲下去，那小狗在『嗚』地一聲叫喊後，便倒在地上作最後的掙扎，終於靜靜地死去了。剎拉馬像完成了一件重大的工作，他迅速地將那小狗埋葬在土墩裏，然後又回到哈喇的屋裏，將經過詳情告訴哈喇。哈喇聽了很驚駭，他叫着說：『唉，怎麼你把牠葬在土中呢？你應該將牠丟到水裏才是呀！』剎拉馬懊悔着說：『那麼我再把牠掘起來吧！』哈喇說：『已經來不及了，現在你趕快離開此地到別處去。並且從此以後你別再到這兒來．免生意外，這你必須要牢記呀！』剎拉馬便緊記着他的話回家了。

時間如流水般的過去，不知不覺間剎拉馬已經六十歲了。那時候剎拉馬的生活很舒適，而且兒孫繞膝，快樂無比。他不禁想到救命恩人哈喇起來，剎拉馬想到這裏，便馬上吩咐僕從們預備豐盛的禮物，親自到監榜裏謝哈喇去。剎拉馬走到哈喇的門前土階上，突然有一條大蜈蚣，從地下跳出來，很兇猛地把剎拉馬的右脚纏住。剎拉馬在驚駭中，頓時記起哈喇當日的話來，但是此刻已無辦法了，他呆了一回，便懇求蜈蚣說：『我自悔昔日孟浪，不該引蛇來傷害你的性命的；現在受你的報復，也是理所當然，我絲毫不怨恨的。只是在我未死之前，懇求你放我進去見一見哈喇，那我就死無遺憾了。』

蜈蚣似乎懂得剎拉馬的懇求，便放了他，讓他進去，剎拉馬進了屋裏，看見了哈喇，悲喜交

集，然後他將方才的事情一一告訴哈喇，哀求他設法搭救，哈喇想了一想說：『恐怕是凶多吉少哩，且做一下試試吧！你來。』

刹拉馬跟着哈喇進去，穿過了許多房間，繞過了許多迴廊，最後走進一間黝闇冷靜的斗室。哈喇叫刹拉馬跳進一隻缸中，刹拉馬依着跳了進去，哈喇又把另外一隻缸蓋在上面，然後囑咐刹拉馬不要作聲地潛伏着，自己便關了門出來了。

這時候，蜈蚣等得不耐煩了，於是便進屋去尋找。牠找遍了每個房屋，然後再很熟練地爬進那間黝闇冷靜的斗室，牠在缸邊巡行了一周，然後爬上了缸，盡力向缸口合縫處鑽進去。這時候，哈喇見事不妙，便拿着符籙趕來，立刻把符籙貼在蜈蚣的背上，口中念念有詞，漸漸地，蜈蚣不能動彈了，而缸裏的刹拉馬，也受了蜈蚣臨終時噴出的毒氣而絕命了

哈喇把缸翻開，見刹拉馬已殭臥在缸裏，便趕緊通報刹拉馬的家裏，將刹拉馬立刻歸葬。

他們將刹拉馬葬在山坑的東面，把那條蜈蚣葬在山坑的西面，在哈喇意思，是原想將他們的宿寃解開來的。但是經過三年以後，刹拉馬坟上長出了一株橡樹，那葬蜈蚣的地方，却長着一株籐，這株籐生長得特別迅速，不久之後牠便延過了山坑，將橡樹緊緊密密地纏繞着了。因此人們都說他們的宿寃還未解除，都爲這株籐繞樹而寒心哩！

麗娘

安南雄王時代，有一個貧窮的樵夫，名叫阮順。一天，他到森林裏砍柴，砍伐一株大樹，砍倒以後，想把牠拖回家去，可是夕陽快落山了，他只得慌忙歸回他的小屋裏去。第二天的早上，他去看那株昨日所砍倒的樹，奇怪的，那株樹却完整地仍豎立在原處，而且枝幹和樹葉依然和未被砍伐以前一樣地靑蒼挺秀。這種不可思議的事情，簡直使他想不出理由來，他只得把這株樹再砍倒。第二天他再到森林裏來，不料這株樹又矗立在原處了。這時，阮順有點迷惑了，這株樹實實在在經他兩次砍倒而它仍能豎立在原處，好像完全未經砍伐過似的。這種神奇的樹，究竟是有甚麼東西作怪呢？他就決意把這樹再砍倒，假意回家去。約在半夜時候，他看見一個非常漂亮的女子，在那樹的周圍漫步徘徊着。這麼美麗的女子，在這叢林的地方是未曾看見過的，不知道她從甚麼地方來的；正在遲疑猜想之中，只見那美女手裏拿着的竹杖，在那砍倒的樹上敲了兩三下，頃刻之間，那橫倒在地上的樹就刹落刹落地自動豎立在原處了。

阮順看見這種奇事，一下子毛骨悚然。他心裏暗想，目前既已遭遇了這樣的邪魔，假使有甚麼不幸，是無法避免的了，所以就放胆地走近仙女。

仙女笑着說：『我是太白星（金星），偶在這樹下休息，覺得非常舒爽，所以不忍坐視這樹被砍倒；同時又不願使你迷惑，所以對你說明，本來你應該有折骨的報罰，現在我特別寬恕你，就把這枝杖給你，他具有特殊的魔力，任何病人的身體，輕輕扣了幾下，那病氣就可以立刻痊癒的。但你必需記住，應該多救那些貧窮的病人，才不負我的好意。』

阮順謝了仙女回家，即日就放棄了採樵的工作，持着杖遊歷四方，實行施展這枝杖的法力。有很多貧窮的病人，都給他醫治好了，由此他的名聲大振，大家把他當作活神仙了。

有一天，阮順偶在河邊散步，看見一羣頑皮的小和尚，捉住一條小蛇在玩弄着。他走近一看，看見小蛇頭上隱着一『王』字，他曉得這不是真的蛇，是神的化身的。於是就向小和尚買來，他搖動蛇的頭並用杖輕輕叩了幾下，果然那小蛇就甦醒過來，同時元氣也恢復了，他就把牠放在河中讓牠游去。

幾天以後，突有一個衣服麗都的貴公子來拜訪他，幷送來了許多的金玉和其他的寶物。並對他說：

『我是南海小龍公，龍王的兒子，日前偶爾不愼，被惡作劇的小和尚捉住，我的性命幾乎有危險的可能，幸獲你的助力把我救出，現在奉上些東西，聊作薄禮而已，請你收納。』

但是阮順並不把禮物完全接受；他要求小龍公帶他到龍宮一遊，小龍公慨然許諾，帶他到龍宮去。阮順到了龍宮，參觀着各種的珍奇寶物，吃着各種的稀有海味，回家時那小龍公送他一本法術全書。

他把法術的書揣磨研讀起來，心靈上就豁然貫通了。此後凡心意所要的東西，只需將書中的語句讀着，那些東西立刻就現在目前了。

這時，阮順就虔誠地向神祈禱，讓他管轄那純樸人民所住居的地方——昇龍（今之河內），神答應了他的請求，他就向那地方走去，這個縣城風景很壯麗，當地有一座非常美麗的傘圓山。

那時候雄王有一個女兒叫做麗娘，長得非常美麗，她的美貌名聞全國。很多王子貴族向她求親，阮順和小龍公也對她極爲愛慕，大家就齊向雄王求親。

雄王對他們的要求很覺得爲難，便對他們說：

『一個姑娘決不能和兩個男人結婚，明天你們各自帶了珍貴的禮品獻給公主，由她自己決定吧。』

翌朝，阮順很早就來，獻上許多金，銀，珠玉，和其他奇鳥珍獸，裏面有九個象牙，九個鷹掌，九束馬鬃和很多的怪異東西。雄王一一檢視，目爲之眩，遂命姬嬪送與公主，她看了也十分

喜悅，就跟阮順去了。

小龍公來得較遲，知道公主巳經隨阮順走了，心裏很憤怒，就馬上追到昇龍去。他騰昇空中，發動了暴風雨，洪水四起，把阮順住的傘圓山掩沒。阮順也籌謀着對抗，命附近的住民，趕築堤防，用强弓毒弩守衞着，一方面又動員滿山的虎，豹，熊等猛獸，與龍王開始大戰。這時兩軍衝突得很厲害，淅瀝奔騰的風雨聲和轟轟閃閃的雷電光交互在那黑暗的天空中現着，地面上許多溝渠河道都氾濫了。這樣的激戰繼續了四個月，結果小龍公敗退『下龍灣』去（一般人稱這個地方做『亞龍灣』，其實當時龍敗退時是由這裏下去的，稱爲『下龍灣』較爲正確的）。以後小龍公誓要復仇，每年都在這個時候和阮順大戰，至少繼續四個月的時間，結果總是龍王打敗仗的。這樣『恩仇相報』，便使安南永遠有了一年一度的雨季。據安南河內縣誌載的下龍灣怪異：『：：西曆紀元一八九七年，一八九八年及一九零四年曾有三次在灣內發現了很奇怪的大魚，當地土人目覩着那大魚浮現水面時，稍一翻動，那海水立作波濤洶湧起來，怪魚狀似蛇而身體扁平，長度達三十米餘，背脊半圓形，身體黑色帶有黃色斑點云』，這或許就是那龍公的軍士吧。所以事實上安南的雨季時期，與別地方總有多少差別，每年大概由三月中旬起至七月中旬止，約有四個月的長時間，在這時期以內，常常有暴風雨降落，據當地土人傳說，就是上述的特殊原因哩。

神杖的威力

古時候，爪哇島有一對結婚多年還沒有子嗣的夫婦，他們決定請求術士的幫助。一天，丈夫清早就出發，走了許多路，在森林裏碰到一個年老修行者，他想這也許是一位術士，於是上前去訴說他的心願，并求他幫助。

修行者允許了他的請求，說：『你回去吧，好好地對你的妻子說，叫她每天沖凉七次，誠心祈求上天，不久就會受孕，並且生出來的將是一對孿生的兄弟。』

他非常歡喜地回家去，把一切遭遇告訴了妻子，他們虔誠地奉行那修行者所囑咐的話，結果那妻子眞的懷了孕，後來生了一對孿生的男孩子，長的叫做渣加哇西斯，幼的叫做渣加波羅。

日子過得很快，他們都長大了。哥哥渣加哇西斯生得很聰明，但是心地不好；弟弟渣加波羅雖是一個傻頭傻腦的笨伯，可是心地非常良善。他們的父親替這兩個孩子請了一位先生，教他們讀書識字，但是他們對於讀書絲毫不感到興趣，過了一兩年，大家都不肯再讀了。

當他們十六歲的那年，他們的父母相繼去世了。兄弟二人從此不得不設法自己去工作謀生。

有一天，弟兄兩人到田間去遊玩，他們走到一個地方，看見一塊綠得可愛的稻田，旁邊的一

塊田，因爲無人照料，缺少水份，呈着一片枯黃的顏色。渣加哇西斯問他的弟弟道：『弟弟，這兩塊田你喜歡那一塊？』

渣加波羅生來使有些傻氣，所以答道：『哥哥，我愛黃色的一塊。』

渣加哇西斯把他弟弟嘲笑了一頓，渣加波羅聽了很不高興，兩人便分道而去，各走各的路了。

渣加哇西斯逕自回家，不管他弟弟的去向。渣加波羅氣冲冲地直向森林裏走去，林深樹密，竟至迷失了路。

天色漸漸地昏暗了，他左衝右撞仍舊找不到回家的路，在這飢餓和困倦交迫之下，他眞是有些要哭出來的模樣。忽然瞥見遠遠站着一個老人，於是踉蹌奔過去，請求那老人給他一點東西吃。老人可憐他的不幸，給他一條摺好的布巾，說：

『把這拿去吧，當你餓了的時候，把布巾打開，你要吃什麼就有什麼。但是，你要記好，倘使你肚子是不覺得餓而把布巾打開的話，那你不但毫無所得，而且這布巾將像破布一樣，變成毫無用處的了。』

渣加波羅拿了布巾，餓不及待地急忙打開來．呀，多麼豐富的食物啊！他像一頭餓了整年的

野獸似的狼吞虎嚥，飽吃了一頓，他吃飽後想謝謝那位老人的時候，那位老人早已不知去向了。

他把布巾愼重地摺好，找到了路回家．回到家裏，小心翼翼地藏在自己的床底下。從此他再也不到外面去工作，他整日躺在床上睡覺，肚子餓了就把布巾解開來，什麼吃的都有，這樣過了好幾個月。

渣加哇西斯對於弟弟的安逸生活，非常嫉妒，他決意要探出他的秘密，最後終於發現了。

有一天，渣加波羅出門去了，渣加哇西斯立刻把布巾取出，一打開，呀！許許多多美味的食物擺在眼前，他急忙飽吃了一頓，把布巾摺好，帶出去想偸藏在田裏。當他在田畔走了一程路，他一想，這布巾裏面究竟有甚麼特殊的機關，要不然斷不會生出這許多美味的食物來的；於是，他隨手把布巾打開，因爲當時他的肚子並不餓，所以一打開來，竟是空無所有，他非常懊悔，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渣加波羅回家找不到布巾，知道是給他哥哥偸去弄壞了，痛哭一了回，他再到森林裏去找那老人去。在上次那個林子裏，他找到了那位老人，他哭着把一切經過告訴了他。老人再給了他一隻雞，說：『把這帶回去吧，當你需要錢用的時候，你可以告訴這隻雞，牠會立刻生出一個金蛋來，你把金蛋變賣，便可以解決一了。』

渣加波羅很喜歡地回家去了，他把雞用籠子關好，寸步不離地守着。

可是這秘密又給他的哥哥知道了。一天，他趁渣加波羅出外的時候，打開籠門想去捉那會生金蛋的雞，那知道雞竟從他手邊飛跑，渣加哇西斯從後面追趕，但是那雞比他跑得更快，他一心急，拾起一塊石子打上去，打中雞頭，登時死了。

渣加波羅看到那已經死去的雞，心中又氣又恨，放聲痛哭了一回，決意再到森林裏去找那老人去。

他見到了老人，哭着把不幸的經過訴說之後，老人又給他一支神杖，說：

『你把這帶去吧，它有着無上的威力，會幫助你打倒任何兇猛的惡獸，做一切你能力所不能的工作。』

渣加波羅謝了老人，告辭回家。在歸途中，他一想那老人說可以打倒任何兇猛的惡獸，何不去試一試呢？於是他折回林子裏，張大喉嚨，怪聲高叫，林子裏的野獸聞聲而來，直撲渣加波羅。奇怪的，他手裏的神杖突然脫手飛出，左右迎擊，把衝過來的猛獸完全打死。

從此，渣加波羅的威名震動遐邇。

國王聽到這個消息，星夜派大臣把他請進宮裏去。

國王說：『渣加波羅！我聽人說你曾在森林裏一手擊斃百數十隻猛獸，眞是一位了不得的勇士，現在我的宮殿裏常常有很多惡魔前來擾亂，攪擾得大家不得安心，如果你能施展威力，把這些惡魔擊死，那我決定把公主許配給你，否則你就該治罪，受砍頭的處分，你想怎樣？』

渣加波羅起初不敢應承，後來想起那神杖的無比威力，也就有意冒險去試一試，於是便應諾下來。

天色晚了，渣加波羅攜着他的神杖入宮，躺在宮門口的地上。夜是漆黑的，全座宮殿裏靜悄悄地一點聲音都沒有，他雖有神杖在身，但是想到那青面獠牙的惡魔，跟着一股吹來的冷風，他禁不住有些毛骨悚然：：一更：：二更：：時間過得眞慢。在過度的疲乏之下，他竟睡熟了。

這時，各色各樣的惡魔次第出現，漸漸逼近他，張牙舞爪，好像要把他撕成碎片似的；：；：忽然，神杖飛快地從他手中躍出，左右猛擊，打得那些惡魔死的死，傷的傷，逃走的逃走，再也不敢到王宮來擾亂了。

於是，國王爲着保持他莊嚴的信約，擇日把公主嫁給了他。結婚的那天，全國人民都熱烈慶祝這位英雄的婚禮，王城裏頭張燈結彩，大大地熱鬧三天。渣加波羅從此住在王宮裏，快樂安適地過了一生，因爲渣加波羅駙馬的威名，所以[illegible]國，都不敢來侵犯了。

觀月殿前的[illegible]

今世傾心愛戀，
雖未能如願，可是已經心心相印了，
讓我們到來世再白頭偕老吧！

古時越南有一位非常富有的宰相，他擁有很多金銀財寶，簡直是富可敵國。但他時常還是戚戚然不自滿足，因爲他年紀已逾五旬，膝下還沒一個兒子，只有一個女兒。

他的太太生了這位女孩之後，就去世了，因此，宰相視這個女孩兒好比「掌上之珠」，眞是愛護備至，寸步不離。

那女孩子長得非常美麗，名叫美娘。美娘年屆及笄的時候，終日只盤桓在她的閨房裏，坐在那明窗凈几的前面，彈琴，吹笛，刺綉，讀書，那塵世的濁俗，她絲毫沒有接觸過，所以自朝至暮，都渡着非常幽閒愉快的生活。

因爲宰相疼愛她的緣故，特地在那富有風景綫的水河傍岸，築了一座瑰麗的別莊，這別莊叫

做「觀月殿」，庭前滿植了各種珍奇名貴的樹木和香草，每當涼風吹來，一陣香郁的氣味沁入心脾，精神爲之振作。宰相每天公餘之暇，總要到這『觀月殿』裏來，和愛女談笑，以娛老境。

距離這別墅不遠的河邊，是漁人聚居之處，那裏有很多小漁舟和帆船密集碇泊着。每當花辰月夕，憑欄遙矚，更易引人遐思。

內中有一個漁夫，名叫張智，生得十分醜陋。他沒有父母，又沒有任何親戚，只擁有一艘小漁舟和一些捕魚用的綫網，釣鈎，粗繩，碎具而已。他不論是雨天或氣候炎熱的日子，總是披着簑衣，戴着笠子，划着漁舟，在那河中釣魚捕蝦，藉以餬口。張智的相貌雖然生得不很美觀，可是他天生一付異乎常人的嗓子，不獨發出來的聲音美妙，而且會唱許多甜美的戀歌。每天當夕陽西下，他勞苦了一天，把所捕獲的魚，滿載着歸去時，他便張開了圓潤的嗓子，唱着好聽的歌曲，這時候該是他最快樂的時光了。

在雨季的時候，人們的身體和精神，被那蒸發的暑氣焦灼着，自然容易感到異樣的苦悶。那時候張智常到「觀月殿」前的河中釣漁，因爲這裏的魚是特別多的，他一面釣魚一面唱起歌來——：

「白色的鶴呀！在那沼澤的岸邊浴着；

雪晃晃的羽毛，像美女披着縞素衣帶般迎風飛舞似的。

姑娘！回來吧！，你愛的人正在等候你呢！

澄清的水呀，待我鼓棹前進吧！

讓我在你面前傾吐我的美意！

南和北，雖別離，畢竟我會追上你。」

這時，美娘剛好在窗前俯首刺繡，忽聽到這樣甜美的歌聲，不禁停針而出神地聽着。少頃漁舟去得遠，那歌聲猶嫋嫋然在她的耳際響着，她的心靈已深深地感動，雖然已經聽不到那歌聲，而她依然癡癡地在窗前神往。

諺云，「銅的聲音不及竹的聲音，竹的聲音又不及絹的聲音，絹的聲音又不及肉喉的聲音。」彈琴吹笛，那鏗鏘的聲音，總是趕不上人的美妙的聲調，她倚在窗前這樣想着。

從那天起，每天傍晚，張智的漁舟，常常在那裏出沒，有時下着瀟瀟細雨，他更快樂地唱着那甜美的歌兒。歌聲抑揚悠暢，任何人聽了都會神往。美娘一再聽到那樣迷人的戀歌，心坎裏已經怦怦然有些不安了

這樣經過了半個月的光陰，有一天，美娘忽然聽不到歌聲了，她惆悵地思念着，嘆息着。她

天天因爲這件事而心神不安。她豐美的臉貌，漸漸地變成瘦削；如花般的艷麗，慢慢地變得枯萎，飲食也減少，身體好似白鶴般的瘦削。她時常倚在窗前，呆呆深思着，無精打彩地弄着手指，懶洋洋地提起琴來彈着，可是彈了兩三下就停了；刺繡吧，繡不上兩三針又懶得動了，宰相看見了這般情形，心裏非常憂慮，雖然百般追問她，可是她只是有氣無力的搖着頭說，「爸呀！沒有甚麼，」家人們忙着請醫生服藥，可是一點都沒有効力。後來宰相偵知了美娘的得病，是因爲聽不到漁夫的歌聲。他非常憐憫她的癡情，特地裏派了一個使者去找尋那漁夫，結果，張智便被使者帶到了相府。

「我是一個老實貧窮的漁夫，相國召見，有甚麼事情可以使我効力沒有？」張智胆怯的向使者問着。

「這是你的好日子到了，你雖然生得醜陋，可是我家小姐正欲招你做夫婿呢。」

張智和使者到別莊來拜見宰相，那宰相滿以爲歌手來了，美娘的病可以霍然而愈，可是一看張智的那付醜相，不禁駭然。因爲歌手是個衣服襤褸相貌醜陋的漁夫，心裏委實不高興，堂堂相府那裏可以有這樣的女婿，可是爲着疼愛女兒起見，祇得勉強忍住，他不高興的對張智說：

「你是個有歌唱才能的男子，如今請你來担任我家歌師，教小姐唱歌，使小姐成爲一個完美

的歌唱家。」

「我一定盡力供獻我的才能教導小姐，請放心。」張智跪着回答。

「那麽，起來吧！你在那一間房裏歌唱，使你的歌聲能悠揚地傳達出來，那就好了。」

張智等宰相離開後，便往所指定房子裏去，張開嗓子，唱着美妙的歌曲。

這時，臥在隔鄰寢室裏的美娘，忽然聽到她日夜所思念的歌聲，精神頓時振奮起來，好像行將乾枯的花兒，忽然得到雨露的滋潤，她昂着頭張開黑玉般的眼珠靜聽着；不多久，她的粉頰間慢慢恢復了紅暈的色彩，她盡量飽聽了張智的美妙歌聲，結果，過去的不可思議的病態，却完全看不見了。

宰相走進她的臥房探望，看見美娘宿病全失，非常驚異，他會意着女兒所蘊藏的心事是難以向他開口的，他溫和地對她說：

『兒呀！你有甚麼困難心事，爸爸總能同情的，如今爲着順從你的願望，已經替你找到你所思念的人了，你現在快一點起來換粧，去和他相會，其他的事也都爲你佈置好了。』

美娘很高興地起床，在粧台前，馬上很小心地化粧起來，她攬鏡自照，心中眞是喜不自勝。

這時花廳裏的佈置也非常堂皇富麗，使女們也忙個不了，一忽兒，小使們高聲叫着小姐出來了，

打扮得仙女般的美娘，由許多使女簇擁着冉冉走出。

美娘到了花廳，看了一下，心中感到萬分失望，原來他所焦思戀慕的對象，却是個衣服襤褸相貌醜陋的漁夫。

張智一見到美貌的美娘，心裏驚喜交集，馬上張開嗓子唱着優美的歌兒。

這時候，美娘又再傾心聽着，她俛着沈思，「聲音美則美矣，可是面貌不揚，二者缺一，不能兩全，不過事已如此，我也不能不和他結婚，這或許是宿世姻緣吧。」

美娘悲戚地仔細思量之後，就決意和他結婚。

然而宰相心裏無論怎麽樣是不舒服的，他眼看到好好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兒，跟着乞丐般的少年結合，一生就這樣完了！而且堂堂宰相家的小姐，選了一個衣服襤褸相貌醜陋的漁夫做後嗣，父親的面子也丟盡了。

最後，宰相給張智二枝銀棒，馬上命令小使把他逐出去。

張智如夢初醒似的跑出相府，他呆呆地想着，眞是永遠見不到他的仙女了，但無論怎樣，他對歷歷在目的美娘的倩影是不會忘懷的。

『今世你我的心已結成一片了，如今雖不能互相結合，那麽！來世再締良緣吧！』他悲痛地

唱着，這時適值雨季，大雨傾盆，河中的水暴漲，張智發狂似的蹤身投入河中死了。

張智的屍身，隨着河水漂流不知去向，可是他的靈魂，念念不忘美娘，最後附在美娘庭前一株白檀木樹上。不久白檀木的樹幹間，忽然生出一塊膝盖般大的樹瘤，好像水晶般的透明。

宰相看見了這塊樹瘤，非常寶貴的，召了名匠把它雕成珍貴的茶器。

那年雨降得特別厲害，河水氾濫，那些低窪的地方都變成澤國，美娘觸景生情，對那不幸的漁夫臨走時的凄慘悲歌，回想起來不勝悲楚，她不思飲食，只是暗地裏自己傷心。

她的侍女用白檀木雕成的茶器盛着香茶，小心地奉上。美娘持杯呷了一口，心神不安，非常難過，呆呆望着茶杯若有所思。

忽見杯中現着張智的身影，她一下子驚嚇得面無人色。

這時美娘的耳中，彷彿聽到『今世你我的心已結成一片：：：：：』張智的悲慘的歌聲，那抑揚優美的歌聲，宛如張智生前一樣打入她的心坎裏，美娘的心緒亂如蔴，不知所措。

『那麽，來世再締良緣吧！』她聽他凄楚地唱着。

美娘把茶杯放在桌上，雙手捧住痛哭起來，她的淚珠簌簌地落在茶杯中，這樣恰似滿足了張智的願望，少頃，張智的影，和悲楚的歌聲，由美娘手上的茶杯中消逝了。

三位太子

古時候，南洋山基島上有三位太子，都是年富力强，並且各有專長。第一個太子會打鐵釘，第二個太子會吹箭，第三個太子會造船。他們在山基島上是家喻戶曉，他們的勇敢尤深得人民的畏服。

一天，三位太子往海邊遊玩。他們向遼遠的天空一望，在遼濶的海角，萬頃蒼波的盡處，發見一簇眩目的金光，在驕陽映照下閃爍着。這不是黎明時候絢爛的朝霞；也不是醉人的春暉——火一般的炎陽還靜靜地掛在一片蔚藍的空中呢。這奇象引起了他們的驚異，冒險探勝的情緒像火一般在他們心裏猛烈地然燒起來。

『我趕着造好一隻船，我們得冒險去探個究竟。哥哥那兒一定有堆得像山一般高的黃金，那將是個無價的寶島。』第三個太子兩頰通紅興奮地大聲說着。

『是的，我們必得去探個究竟。但得先告訴父親呀！』

父親答應了。船造好了，他們挑選幾個健壯的隨從，和船夫們一同出發。

海行十餘日，仍是水天相接，白茫茫的一片波濤。船在海洋中就像飄落湖裏的一片枯葉，小

得可憐，巨大的浪頭，一會把船掀得高高地，擱在數十丈高的濤峯上，一下子，又把他們打落水坑裏，像挾在數峯連成的深谷，僅見一環小得可憐的藍天。然而他們全不恐懼，繼續與狂濤巨浪作殊死的搏鬥。船行三十多天，在一個早晨，他們發見一個孤處海洋中的荒島，羣峯層叠，林木蒼鬱，一株筆直的椰樹，高入雲端，恰像一輪黃金色的明月，繞着點點繁星，在空谷中閃耀着。

『呀！這：：：：：：』全船裏的人都禁不住狂呼起來。跟着這，猛地迎頭打來個滔天巨浪船像魚一樣被浪頭吞噬了去。悄悄地沉入海底了。

三太子都是游泳健將，他們捨了破船，齊向孤島泅去。一登岸，穿進茂密的叢林，越過重叠峻峭的山岩，終於抵達這棵椰樹下，抬頭一望，椰樹梢頭有一座精巧的宮殿，金盞的屋頂，珠寶綴成的欄杆，眩目的奇光，令人不能逼視。一般不能言喻的歡樂，使他們全忘記了沉舟的可怕和幾十天來的疲勞。他們正擬攀緣而上，但樹幹滑得像一隻河裏的善（魚旁）魚，樹上老椰子沒經採摘，椰油流滿了樹身。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望着樹上的宮殿出神。

『呀！』大太子忽地想到什麼似地，我身上還有鐵釘呢。來，『我們且釘且爬吧。』

三位太子依次爬上樹梢，進入宮門，那强烈的光芒幾使他們頭暈眼花，要不是急忙抱着柱子，那就得從樹上跌下來。他們小心翼翼，進入內宮，看見一位公主，一頭美麗的頭髮像薄羅似地

散拖在地上，黑溜溜的眼珠，呈露出一股聰慧溫柔醉人的氣息，輕盈的淺笑，像關不住的一道迷人的春光。

公主驀地看見三位不速之客，大吃一驚，飛奔入室，三位太子尾追上去，跪在她的脚下。

『美麗的公主呀，你有着多麼秀麗的長頭髮呀，我是山基國王的大太子，我誠心誠意求你答應做我的妻子。』第一個太子說。

『美麗的公主呀，你是人間的仙女，當你的多情的眼照着我的心，我决意犧牲一切，只要你答應做我的妻子。』第二個太子說。

『美麗的公主呀，你是人間的美后，你的鮮艷的微笑像一朵含着朝露的紅花使我傾倒，我跪在你的眼前，求你答應做我的妻子。』第三個太子說。

公主聽了三位太子的請求，又驚又喜，羞答答地說。

『三位太子的好意我很感激，我不能允諾你們中任何一人的要求，一個女人怎能嫁三個丈夫呀！太子呀，時候不早了，過一會我的保護人「加路拉」（神話中一種人性鳥形的巨怪）回來，你們就要死在牠那無情的爪下，像以前來此求婚的太子們一樣，去吧，我願你們平安。』

話猶未了，即見天昏地暗，狂風大作，像雷聲一樣的巨響，隆隆不絕於耳，遠方有如黑雲的

一塊巨影，直望椰樹撲來。

『走呀，快快，我的保護人來了！』

二位太子相顧失色，第二位太子忙取出箭筒，裝好毒矢，對準『加路拉』用力吹去，剛好射中眼睛。毒發，『加路拉』痛極跌落海中，在海裏翻滾，海水立即湧起裂岸的狂濤，濱海的山林一齊被捲入海中，整個荒島就像地震一樣，隆隆地響着，十分可怕。

公主看見『加路拉』被殺，非常傷心，哭道：『太子呀，你們把我的保護人殺了，你們要帶我一同回到你們的王國去呀，我懇求你們！』

『我們的船早已沉入海裏，我們也回不得了』！三位太子同聲回答。

『看呀！』公主用手指着前面的海岸，三位太子向手指的方向望去。『那不是船嗎，「加路拉」把你們沉在海中的船也踢上岸了，牠一定痛極了，多可憐呀！』說罷，用手抹去眼淚。

三位太子扶着公主走下樹，回到海邊，船雖擱在沙灘上，但已毀壞不堪。第三太子出其平生絕技，趕工修棹，不上幾天就竣工了，大家坐在小船回去。他們的父王自三位兒子出發久沒消息，寢食不安，忽見兒子回來喜不自勝，但憂鬱的日子也繼之臨到。三個太子都要爭奪公主爲妻。

第一個太子說：『父親呀，公主應該歸我所有，因爲如果沒有我的鐵釘，任誰也爬不到椰樹

頂上去的。』

第二個太子漲得滿面通紅，叫道：『怎麼，你的鐵釘敵得過我的箭筒嗎？要不是我把那隻「加路拉」射殺了，你還想活嗎？什麼鐵釘鐵釘，滿口是鐵釘，簡直是廢話！：：：：：』

第三個太子忍不住，等不了二哥說完，大聲喊道：『父親呀，請公平裁判，看公主是不是應該屬我，我造了船帶他們去，又修好了船載他們回來，沒有我的船時休想飛渡海洋的呀！父親呀，你是最公平的，請你把公主判決做我的妻子吧。』

這樣你一句我一句，激烈地爭辯着，第二位太子性急，把腰刀拔了出來。國王眼看到兒子們爲了一個女子，而要自相殘殺了，日夜爲此事憂傷，想不出個解決的方法。

一天，他叫了三個太子來說：「你們三人所說都有理由，都有功勞，沒有鐵釘爬不上樹，沒有箭筒，大家的性命都完結，沒有船是去不得也回不得。我現在沒有女兒，你們也沒有妹妹，我決定將公主當做親，你們應生的女兒看待她像自己的妹妹，這是最公平的判決了。」

三位太子對父親的判決雖然心裏不大快活，但除此之外，實在沒有辦法，只得勉強稱是，兄弟感情和好如初，他們都疼愛公主，公主也敬愛他們，從此大家過着很快樂的生活。

貪嘴的烏鴉

山神巴沙拉和水神都馬加，是非常親愛的好朋友。巴沙拉時常在他的宮殿裏招待都馬加，用水中所看不到的山珍異菓，款待這位水神；都馬拉也時常邀請巴沙拉到水宮中去遊玩，一切招待，完全和巴沙拉的不同。他預備的食物，全是世間所找不到的珍奇海味，宴席桌上擺滿了水晶珊瑚，玲瓏別緻；宴會時更有蝦兵蟹將的跳舞和操練，每次遊宴，都使巴沙拉留連忘返。

巴沙拉寶座的兩旁，站着兩隻他最歡喜的愛鳥，左邊是白鴿，右邊是老鴉。那時候，這兩隻鳥都有甜美的歌聲和華麗的羽毛，巴沙拉把白鴿和老鴉當作自已的兒子一樣，簡直是形影不離，寢食與共，就是每逢招待都馬加，或到別地方的時候，白鴿和老鴉，也總是追隨在他左右的。

有一天，都馬加派了一位使者去請巴沙拉參加水神壽誕的大宴，巴沙拉很高興地答應了。赴宴的那一天，他淸早就起身打扮，穿上富麗堂皇的長袍，左肩上站着白鴿，右肩上站着老鴉，帶着豐厚的禮物，興高彩烈地到水宮去了。

這一天，水宮中的佈置十分華美，每一間宮殿裏掛滿了水晶柱和珊瑚瑪瑙，好似晶亮的琉璃世界。赴宴的人相當多，風神，雨神，雷神和許多仙女們，都帶了隆重的壽禮來到水宮，都馬加

親自帶了蝦將護衛出宮迎接。

來賓們呈上了壽物，行過禮，謙讓一番，便依次入席。這一天壽宴比較平常格外豐富，席上擺滿了山珍海味，玉液瓊漿，大壽桃安放中間，吐着淸香之氣。酒過三巡，都馬加起立向來賓們說：『今日蒙諸位光臨，不勝榮幸，望大家多飲一杯，快樂無疆。』

來賓們也站起來齊聲說：『祝你萬壽無邊！』接着水宮裡特別預備的娛樂節目，也一一開始表演，宮女們捧着美酒，殷勤爲來賓把盞。

飲至半酣，蝦兵忽然抓了一位山神管轄下的人到宮裏來。據說那個人是偷了都馬加河中的魚。本來這是非常小的事，不必驚動水神，但是今天是都馬加的壽辰，他昨天已經下過命令，凡是在他壽辰犯事的都得嚴重處罰，所以蝦兵把那偷魚的人抓了來，請水神自已處理。

都馬加非常震怒，下令把那偷魚的人立卽處死。

這件事使巴沙拉太感難堪了，因爲那個偷魚的人是他屬下的子民，都馬加當着許多神的面前，下令處死他的子民，這實在是很丟臉的事，同時那個偷魚的人，也苦苦哀求巴沙拉，請他向水神求免去一死。

巴沙拉當時就站起來向都馬加求情說：『請赦免了這個人的罪吧，因爲今天是壽辰吉日，應

該避免不吉利的事情。』

可是都馬加的下屬大聲抗議說：『神王呀，這是不能够的，因爲這個人並不是第一次來偷魚，並且神王昨天已有命令，凡是在今天犯事的人一概處死，所以决不能赦免他。』

都馬加當時覺得很爲難，因爲不赦免這個偷魚人的死罪，巴沙拉一定不高興，要是赦免他，那豈不是變成自已取消了昨天所頒佈的法令。最後終於不顧巴沙拉的求情，下令處死那偷魚人。

這樣一來，宴席間的空氣一下子變得很緊張，許多來賓們對於這件事都不願意參加意見，因爲雙方都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巴沙拉認爲這是都馬加當了衆人之前侮辱了他，所以盛怒之下，馬上帶了他心愛的白鴿和老鴉，站起來不辭而行，怒氣沖沖地跑回去。

很高興的壽宴，變成大家不歡而散，都馬加的氣忿，實在是難以形容的。他愈想愈氣，認爲非設法報復不可。最後，他想到了一個報仇的方法，決計用洪水泛濫到陸地上，去淹死巴沙拉的人民來洩氣。

於是他們開了水閘，洪水就沖到陸地上的鄉村市鎭，一片汪洋，淹死了無數的人畜。巴沙拉的宮殿在最高的山上，當然不會受到災禍。

好幾天之後，洪水才慢慢退去。巴沙拉對於水神的暴行，心中非常忿怒，但也沒有辦法一下子去報復。他眼見自己的子民，溺死的溺死，沖散的沖散，家破人亡，心中實在有些不忍。水還沒有完全退去，他就派老鴉出去巡視，究竟世界上變成了什麽模樣。老鴉領了山神的命令，用最快的速度飛到大地上去巡察。當牠看到許多被淹死的人民屍體的時候，心上動了貪嘴的念頭，牠就飛落在其中一個死屍上面，開始大啖其將近朽腐的屍肉。

巴沙拉在宮殿裡等了很久，但並不見老鴉回來，他對於心愛的老鴉非常掛心，怕牠在世界上遭到不測，或者竟遭了水神的毒手，便叫白鴿去看看，老鴉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情。

白鴿立卽離開山神的宮殿向下界飛去，飛了很久，並沒有找到老鴉的影子。牠看到很多爬在高壩上的人，大家哭着找妻尋子，水確是慢慢的退了，但是那些已經被溺死的屍體，正發着腐爛的臭味，那些低地上的房屋廬舍，大半都被洪水沖去，種種淒凉的景況，鴿子看了非常傷心。

最後，白鴿在一株被水沖倒的大樹旁邊，找到了老鴉，牠正大啖其死人的腐肉，白鴿看了非常生氣，就高叫了起來：『老鴉，趕快放掉那些臭肉，巴沙拉派我來叫你立刻回去。』

老鴉猛然聽到白鴿的叫聲，嚇了一跳，牠立刻放掉了屍肉，用自已的美羽擦乾淨了嘴巴，很慚愧地跟白鴿回去。

在歸途中，老鴉暗想着，要是這件事給巴沙拉知道，牠一定要受極嚴厲的處罰的，所以哀求

白鴿，千萬不要把吃屍肉的事告訴巴沙拉。

白鴿對於老鴉吃屍肉的事，心中十二分不高興，所以不肯答應在巴沙拉面前撒謊，後來經不得老鴉三番兩次的哀求，總算答應代守秘密。

白鴿和老鴉飛回宮殿的時候，巴沙拉正在焦心的時候，他看到牠們安全回來，心中很高興，可是一下子嗅到一陣腥臭的氣味，他很嚴厲地追問白鴿和老鴉，這是什麼一回事？

人世間的臭味，在神殿裡是特別容易辨別而加倍惡臭的，白鴿知道在巴沙拉面前是決難隱瞞的。所以就把牠在世間看到的悽慘情形，和老鴉吃屍肉的事，全盤說了出來。

巴沙拉聽了自已心愛的老鴉竟然做出不顧廉恥的事，心中十分難過，他很震怒地對老鴉說道：『你不能再在這裏逗留，神殿裏絕對不容像你這樣貪鄙無恥的東西，從此，罰你變成一隻世界上最黑醜的東西，你美麗的歌喉永遠變成一種最粗鄙的聲音，使任何人聽了都感覺到討厭你。』

老鴉跪在巴沙拉面前哀求，請他寬恕，但是巴沙拉絕對不能挽回，並且痛斥老鴉馬上離開神殿。老鴉知道決無挽回的希望了，流着淚離開了巴沙拉和白鴿。

從此，牠變成了一隻又黑又醜的『烏鴉』。牠在世間四處亂飛，叫着一種難聽的聲音『刮！刮！』，沒有一個人聽到那種聲音會不覺得討厭的。

檳榔小姐

千餘年前，西爪哇有個布羅斯拉加國王，他一生只養下個獨生子，取名拉麟巴果斯西籬昆林，這太子長得雄偉英俊，容光煥發，一付天生氣昂的將才。布羅斯拉加王想替他討個漂亮的妻子，所以遣使者到鄰國四處物色，但都沒有找到一個令他老人家滿意的媳婦。

一天，他忽地想起他的老朋友，那位東爪哇布羅肯渣那國王來，這個國王有三個女兒，長女乳名加波兒，次女名甘蜜，幼女名檳榔。這三位公主是由她們的外祖母麗瑪薏南一手養大的，都長得身材婀娜，眉目秀麗，名聞爪哇各地，是不易多睹的出色姑娘。

國王於是命使者前往求親，布羅肯渣那王和布羅斯拉加王的友誼是非常深厚的，並且他又很中意拉麟巴果斯西籬昆林太子，所以立即答應，以長公主加波兒下嫁。求親的使者回到爪哇，這個許親的消息使宮內的人無不歡喜若狂，這算是了却國王數年來橫亘在心頭上的一椿大事，所以羅斯拉加王自已更是十分歡喜。宮中充滿愉快的空氣，日遊夜宴，歌舞終宵，上下人等無不忙着準備未來的結婚大典。國王把這婚事看得比國事來得重要，大事小事都親自料理，不許有絲毫忽略。

拉麟巴果斯西籬昆林太子，對於這頭婚事也非常滿意，因爲加波兒公主的美麗是出名的，所以他也焦心地等着結婚的日子。

但，不幸的事終於到臨了，國王忽接到布羅肯渣那來的消息——多麼令人傷心的消息呀，加波兒公主因病溘然長逝了。

王，王后和太子都相顧愕然，不知怎好，最後，他們決定到東爪哇一行，一面詢明死因，同時也好和老朋友見見面。

他們抵達後，住了好幾天，大家嘆息着加波兒公主的夭折，爲表示兩國的敦睦，布羅肯渣那王又把次女甘蜜許嫁太子，婚約旣定，他們才快快樂樂地回西爪哇來。

日子過得很快，三個月的時間在忙着籌備婚禮中又悄然過去了。但，又是一個晴天霹靂，東爪哇的布羅肯渣那王又派來一個使者，報道甘蜜公主忽患惡疾，不數日即與世長辭了。這消息哄動全宮裡的人們，太子更加悲痛，他一想起他那美麗得似仙女的未婚妻，禁不住哭出聲來。

甘蜜公主的死訊，對於拉麟巴果斯西籬昆林太子的打擊十分重大，他聽到甘蜜公主的死訊後，終日只是呆呆的不語不食，神志上好像完全陷於昏亂的狀態之中。

王和后經過了一度商議，認爲要醫治太子的病，非再向老友懇情不可，所以又派一個使者，

再向布羅肯渣那王要求以第三公主檳榔爲媳婦，對方以老友情深，也就答應了，不過婚期應儘於一二十日中辦妥，免得再有意外。商定之後，雙方忙着準備，一切都佈置就緒，正打算前去迎娶，忽聽得一陣急促的馬蹄聲，外面傳來布羅肯渣那王派來的使者到了。王看那使者張惶憂慼的臉容，心知有異，詢問之下，才知道檳榔公主日前患熱病，不上幾天就與世長辭了。

王爲太子婚事屢受挫折，心中苦惱眞是無可形容。太子因三個未婚妻相繼死於非命，痛苦難堪，從此變得憂鬱寡言，臉上再不見浮出笑容了。他不想吃飯，不想睡覺，常在更深人靜的夜裏，獨自徘徊園中，凝望明月太息，王及后看愛子一天天消瘦憔悴下來，心如刀割地說：

『兒呀！一切都是命運的，你不必過於傷心，世上還有着更美麗可愛的女人呢！』

太子呆呆地望着雙親，不答一句話。

王下令全國著名歌女入宮演奏，設宴廣延賓客，歌舞終宵，想兒子也許會因此忘記憂悶，可是適得其反，太子觸景生情，病體日益加劇，終日喃喃自語，類似狂人。王聘來著名醫生，服侍左右，但仍不見效。

王眼見愛子病深，好像大旱中的農夫看着日漸枯萎的秧苗一樣難過。他想，讓他到處玩？病也許會好的。於是命侍從數十人，護送太子到各地去遊歷，免他終在宮裡悶病。他們遊山玩水，

終日與山泉密林爲伴，這樣過了十餘日，太子的病越發沉重，只好急忙回宮，幸好國中有位精通符咒的術士，自告奮勇請求診治太子的病，經過三日三夜的作法，竟把太子的病治好。

一天，王和后閒着無事，商量怎樣再替他們的愛子覓一美麗的嬌妻，外面忽又傳報布羅肯渣那王的使者求見，使者進入內宮，說三位公主的外祖母麗瑪薏南因三孫女先後去世，日夜啼哭，終以憂傷過度，亦隨之逝世。

這眞是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又勾起了太子的新愁舊恨，原病復發，日見沉重，僅一兩日間便死去了。臨死時他對站在牀前老淚縱橫的雙親說：

「不要哭，不要想念我。我與其活着忍受相思的苦楚，不如一死來得痛快。我死之後，請把我的屍身運到東爪哇去，和我三個未婚妻葬在一起……」

太子死後，喪葬一如遺囑。布羅斯加王悲不自勝，很久都不理朝政，朝中的大臣們大家去勸諫，請王看在命運份上，應以國家和皇體爲重。王眼看無法挽救的命運，便決定照太子的遺言，親自送太子靈柩到東爪哇，兩個親家見面，悲不自勝，抱頭痛哭一頓。

過了兩年，布羅肯渣那國忽生惡性瘧疾，傳佈極速，一日中死亡百數十人，到處充滿着號哭的聲音，簡直是變成可佈的悲慘世界。醫生術士對這種傳染病也都束手無策，國王只得眼巴巴看

他的人民一個一個倒下去，而時疫亦一天天地越發猖獗起來。

布羅肯渣那王下令召集了全國的名醫和術士，研究對付這種時疫的辦法，可是所有醫生和術士，都是束手無策。布羅肯渣那王眼看自己的人民陷於如此悲慘的境地中，心中有如刀割，近來三公主的夭亡，國運的不佳，沒有一樣不使他感到難過的。

一天，守墓的老人求見國王，說昨夜三公主的外祖母麗瑪薏南託他一夢，要他轉奏國王，請國王不必爲這次的時疫憂傷，可派人將三位公主和拉麟巴果斯西籬昆林太子們四個人墓上所生的植物葉和石灰混和舂碎，含在口裏細嚼，然後用嚼出的紅汁噴在患者身上，病人不久即可痊癒。

王聽了之後半信半疑，偕同大臣趕赴墓地，一看，大家面面相覷，驚異莫名，他們眞不能相信他們的眼睛呢。除了加波兒公主墓上產着一種前未曾見的石灰外，其餘三人的墓上各產着一種怪異的植物，王令侍從採下把植物葉和石灰混和棒碎，給那些患時疫的人服下。很奇怪的功效果然靈驗，所有患時疫的人都醫好了。

從此居民紛紛由墓上移植這類植物栽種於自家園裡，每日嚼食，可以免除百病。不久這種樹便普及到整個爪哇島上，成爲一種人人共嗜的風氣。

一直到現在，爪哇人還是嚼着檳榔等植物，像外國人嗜好吸烟草一樣。

新書預告

表妹的喜悅

黛丁著

萬人書屋出版

這是一部完整的英國女王依麗沙白二世的事跡。

英女王畫傳

初版乙萬册。

存書無多。欲購從速

女王是當代一個偉大的人物，她的一舉一動都可以作爲青年的模範，每個有爲的青年應該人手一册。從這部書裏，你可以看出萬民愛戴的女王是怎樣長成的。

裏面有她童年趣事，還有她的戀愛秘密，敘述生動，文字雋永，每幀插圖都經愼重的選擇，十分名貴。

萬人書屋

觀月殿前的歌聲

編者：王娟女士
出版：萬人書屋
印刷：聯樞印務有限公司
定價：叻幣五角
[illegible]卅五月出版